

老宅

□汤凯燕

心窗
羽翼

一路上父亲颇犹豫,“好像是这条路。”“好像要往左拐了。”他连说几个“好像”,眼睛一瞬不瞬盯着窗外。这是个艳阳好天,农村的天空明净高远,阳光洒下一层薄金,静谧安宁。然而前几日一场11级大风的残景仍在,伏地的大树,掀了顶的屋舍,未曾收拾的破碎砖瓦。正是这场大风把我们催回了阔别多年的老家,父亲要去看看房屋的毁损程度。

终于还是寻到了老宅,远远只见郁郁葱葱的树。盖这二层小楼时我还只是个小姑娘,楼四周栽了一圈树,冬青树、棕榈树、橘子树、枇杷树等等。我们离开了,树在原地慢慢长,几十年过去,越过屋顶,竟是将小楼团团包裹起来,似河蚌护着它的柔软。

自侧面台阶拾级而上,地面铺着许多树叶,踩在脚下,发出嘶哑的呼喊,细碎的光影仿佛蝴蝶般忽闪,一只深棕色的水缸立在天井一侧,另一侧有个小花坛。小时候寻点花籽,随意撒下去,就像农村养娃儿,用不着精心浇灌,自然的风,自然的雨,胡天胡地,月季花、美人蕉、牵牛花、菊花等等,个个长得彪悍肥美。

村里我们第一家盖楼,父亲与工匠们一同干活,在楼顶居高临下,只见远处几个孩子闹腾,并开始挥拳武打。我扮演着女侠正欢乐,却被父亲唤回,我仰着头听他训:“女孩家家的,没女孩子样子!”

小楼住了几年,父母带我们去城里讨生活,爷爷奶奶留下。接着奶奶走了,爷爷独自一个生活。待2009年爷爷离开后,这里就没人了。

父亲带了润滑油、钳子等工具,将锁打开。我们走进门,旧日忽然重现,一切都完完整整的。奶奶的雕花床、五斗橱、爷爷的书桌。书桌上压着厚玻璃,玻璃底下有很多照片,我们一家的、亲戚的,还有不知道谁家的娃娃们咧着嘴笑。我太熟悉这张书桌了,爷爷是老中医,他在书桌前看书,接待来问诊的病人。左手第一个抽屉总是装着花花绿绿的糖果,从前看病是一种情分,人们带点心来,爷爷也会给他们的孩子塞几块糖。第二个抽屉除了处方,还有一根根散着的烟,烟长长短短,都是旁人敬的。一个叫“傻子”的人时不时上门讨烟,爷爷丢几支给他,他先拿一根夹在耳朵上,其他的装到口袋里。接着他把耳朵上的烟取下,乐呵呵地凑到爷爷跟前,爷爷划根火柴给他点上,他撮着烟屁股,满满地、深深地吸一口,一丝青烟袅出。他咧嘴一笑,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外,坐台阶上,望着天空抽烟,那时他不傻,有哲学家的深沉。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消失了,也没人讨论,好像他没存在过似的。

抽屉里还留有三张处方,都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地址苏州,年龄36岁,2007年。朋友看了,说这是治肿瘤的。我不知道这个女人如何走投无路,千里迢迢寻到这个偏僻的乡间找到爷爷的。也许正因为这些人,爷爷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开老宅,树一般生了根,就深深扎进这块土壤。

父亲上上下下检查,除几扇窗户被吹开,玻璃碎了几块,其他都还好。该是离别的时候了,合上窗,锁上门,抬头望被大树遮了的天空,一颗颗光影里有鸟的鸣啾。

车缓缓开动,庄稼树木纷纷往后退行。视野中那一片绿一点一点小了,直至不见。日光已西斜,父亲靠座椅,合上眼眸,我们往着家的方向驶去。

初夏的吟唱

□毛文文

紫琅
诗会

我的故乡开门就见山
月光下玫瑰园如梦似幻
集聚生长五月的芬芳
环山河两岸桃李不言,倾听
青蛙一阵一阵鼓响——

河水清清,柳丝长长
蜜蜂和勤劳的采茶女一样
在河岸的山上迎接朝阳
耕耘者建设美丽村庄
村西地铁呼啸而来
带来游客走进山水长廊
画画,摄影,写诗,歌唱……

此时,平淡的日子开满绚丽
和万物一样,我信念生长
一首小诗悄悄酝酿



眺望夏季

周蕾

中草药,民间慈善家

□马国福

记忆中,我是一次都没有喝过真正熬过的中药的,如果有,那也是少年时发热后,被家人强迫喝过的板蓝根冲剂。我把冲剂含在口中,神态有如上刑场的壮士,咬紧牙关、脸鼓起、眉头紧皱、表情如冰川,风萧萧兮易水寒,一杯中药难下咽。试着咽下去,可几次始终咽不下去,悬念一样挂着,在家人急迫而又烦躁的催促数落和责骂下,突然,箭一般,冲出屋门,哇一声,吐在院子里。满眼是呛出来的泪,吊在眼眶上。结果被家长怪罪,不知好歹,太娇。是的,农民的娃娃是没有娇气的资格的。

那种小塑料袋包装的褐色板蓝根的土腥味和苦苦味道一直垫伏在记忆深处,如一道中考作文题《有一种味道在记忆深处》,常常让我梦见自己坐在考场里,考砸了,然后梦中惊醒,醒来后宽慰又惆怅。

每年春夏之交,我的脚上总会生出很多水泡,密密麻麻,不痒,时间长了水泡就会成为脓白点。以往惯例,我涂涂膏药就会好。然而,今年尤甚,惨不忍睹,被药膏治好的块状皮肤一点一点翘起,如旱地里被雷日暴晒后卷起的泥卷,荒凉、丑陋。水泡极其顽固,比法西斯还顽固,今天这里干了,明天别的地方又密密麻麻冒出来。我持续和它们开展阻击战、歼灭战,然而膏药的火力不足,疗效比不上它们生长的速度,这让我颇为心烦。

后来去医院看了,医生化验检测后给我开了中药药方,这种药一包10小袋,每袋精确到具体的克数。医生让我坚持用水泡。恕我把名字与大家共享:蛇床子、地肤子、苦参、

忽略

□朱朱

早上跑步在小米音箱里随机点播了音乐,一首刘惜君的歌排在第一位:《我与青春在赛跑》。看到标题就笑了,好幼稚,跟沉重的中年一点不搭界。音乐能激起运动的热情,也能唤起回忆,于是想起自己的青春岁月。

刚工作那会儿不明白人与人之间那些细密的弯弯绕,受气成了家常便饭,再加上单位长年不发工资、经济窘迫,又遭遇恋爱受挫,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于是拼了命的读书,总想着,多学一点总是好的。

能拿来拯救的,除去读书以外,还有音乐。从少年开始对音乐的热爱从未消退,熬不下去、睡不着的时候,都会定神去听听歌。事实证明,读书变现的时间太长,人对于想要的东西太过执着,会生出锐利的棱角,像中医嘴里说的“热”和“燥”,气血受阻,整个人生便会失去平衡。而能解决当下的,除去在音乐里的排解,还有一些小技能。

那时候开一辆小木兰上下班,也就是小排量的摩托车。路途虽远,但有音乐相伴,一个随身听一直带在身边,耳机线穿过防风衣扣在头盔里,呼啦啦的风声小了不少。虽然看起来很飒很威风,但代价是冬天的冻疮和夏天黝黑的皮肤。这也不算个啥,不耽误事儿就行了,最令人懊糟的就是半路熄火和车胎爆裂。小木兰爆胎跟自行车完全两码

事,自行车可以推着走,而小木兰车胎爆了,轮轴可不如自行车自如,就跟一头不肯往前跑的猪似的,完全得生拖。记得有一次回家路上爆胎,那是冬天,到了家天漆漆黑,棉衣里全是汗,脸上全是泪。

它们与生俱来似乎命苦,苦是一种拯救。大自然把它们派到人间布道,担负起各自的使命与角色,不争不抢,在不同的器官按不同的诊疗方法安营扎寨,成为我们体内的慈善家,在我们的肌理系统做清道夫、司令官、开路者,驯化改造潜藏于我们体内的毒素、病菌、疼痛。它们外表柔弱,姓名轻贱,个性迥异,但当它们联手成为一个处方时就是一个庞大的渗透力极强的集团军。用不同的脾性棱角彻底改造和打败我们世俗肉身内的阴暗分子。

很多中草药其貌不扬,却极有耐心和韧劲,当它们从植物形态被加工成为药方时,它们就开始了漫长的长征。药香苍茫、滋味浩瀚。形貌万千、脾性如海。律令威严,殊途同归。替天行道,道亦有道。大道坎坷,终将凯旋。

这就像生活中那些低调行事的人,总是

很多年以后才发现,知识改变命运是个伪命题。那些在书本里三言两语写不明白,需要经过阅历和思考后形成的认知才是关键。在复杂缠绕、深不见底、奇妙无穷的生活里,知识只能起到改善的作用。就像战场上的匕首与长矛,毒药与暗器,也许一辈子都用不上,但能壮胆。有了胆量,我们才能有勇气去推翻别人告知的错误,去走一条父辈没走过的路;去发现一些曾被鄙视其实是很实用的东西,比如金钱;去明白一些看起来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其实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比如爱情。

人到中年再谈青春似乎有点矫情,但其实青春与爱情一样,有时表达的仅仅是热情而已,并不是年少与风花雪月。跑步跑到热汗淋漓,耳边听着刘惜君在唱“这一路单向的轨道满满蓄着火药,谁也没说过想要去和好,青春却在我的心里停住脚。”歌声犹如加速器,心率跳到160,跟脂肪一起燃烧的,还有尚未熄灭的热情。

古人说过“觅物者苦求而不得,或视之而不见。他日无事于觅也,乃得之。”能明白当年的忽略未必为时已晚,曾经夜晚的苦读与疲累也不算浪费,因为那是青春的一部分,像歌里唱的,“我与青春一路在赛跑,每一秒都美好。”

在不动声色的时候,给这个世界以它们的微热和光辉,然后悄然转身离去,留给世界的永远是一个看不清面孔,却能感受到温暖气息的身影,他们身上的善就如同中药,如同月光,清逸、隐约、干净、清澈。

我按照医生的处方,坚持泡了一段时间。那些不同肤色的颗粒,在热水的召唤下,在盆中慢慢溶解,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成为命运共同体,踏上各自的征程,歼灭我脚上的毒素。

很多中草药,小时候常常被我们踩在脚下践踏,比如车前子、回草、蒲公英、苍耳、大蓟、灰条等等。用世俗的眼光看,很多草其貌不扬,却有着难得的好脾气,好脾性是它们的魂魄所在。当我泡脚的时候,是它们的魂魄在我的伤口上发力,祛除烦恼与困扰。我要大声说:每一道中草药至少带有一种光芒,它们被派到人间,拯救民间苦痛,替天行道,安抚世道人心。

昨夜下了一场大暴雨,雨后清新寂静,大雨构建起了新的世界秩序。凌晨3点,忽闻蛙声四起,侧耳倾听,来自小区附近的河流、小区里的池塘。蛙声倍感亲切,池塘里有菖蒲、芦苇、睡莲等,它们也是中草药,那么青蛙的合唱也有了中草药的清香,它们从不远处飘来,如聊斋中的幽灵,将一份诗意清澈的田园清帖从窗户缝中投放在我的眼前、耳畔,邀约我,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去听那浸润着药香的《诗经》。

每一个鄙贱的名字,在我们体内有着最繁华的光芒,人间烟火里,那是植物界的《清明上河图》,敬请收好。

走马
天下

很多年以后才发现,知识改变命运是个伪命题。那些在书本里三言两语写不明白,需要经过阅历和思考后形成的认知才是关键。在复杂缠绕、深不见底、奇妙无穷的生活里,知识只能起到改善的作用。就像战场上的匕首与长矛,毒药与暗器,也许一辈子都用不上,但能壮胆。有了胆量,我们才能有勇气去推翻别人告知的错误,去走一条父辈没走过的路;去发现一些曾被鄙视其实是很实用的东西,比如金钱;去明白一些看起来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其实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比如爱情。

人到中年再谈青春似乎有点矫情,但其实青春与爱情一样,有时表达的仅仅是热情而已,并不是年少与风花雪月。跑步跑到热汗淋漓,耳边听着刘惜君在唱“这一路单向的轨道满满蓄着火药,谁也没说过想要去和好,青春却在我的心里停住脚。”歌声犹如加速器,心率跳到160,跟脂肪一起燃烧的,还有尚未熄灭的热情。

古人说过“觅物者苦求而不得,或视之而不见。他日无事于觅也,乃得之。”能明白当年的忽略未必为时已晚,曾经夜晚的苦读与疲累也不算浪费,因为那是青春的一部分,像歌里唱的,“我与青春一路在赛跑,每一秒都美好。”